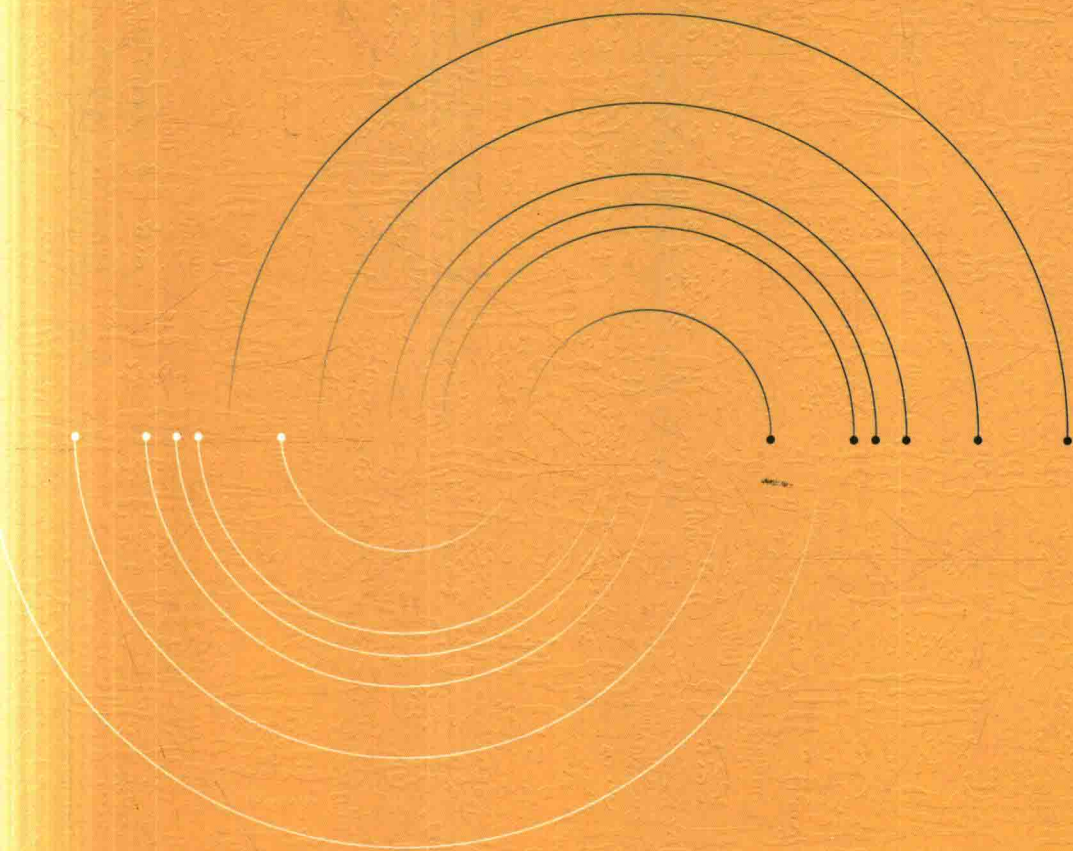




时空体 叙事学概论

孙鹏程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时空体 叙事学概论

孙鹏程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空体叙事学概论 / 孙鹏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1030 - 7

I. ①时… II. ①孙… III. ①叙述学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188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郑成花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最终成果

项目名称：“后经典叙事学视野中的时间与空间问题研究——时空体叙事学概论”

批准号：12YJCZH176

项目后期研究及出版还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6）和温州大学学科提升计划“中国语言文学”的支持，特致谢意！

序

鹏程是有学术抱负的。他这部著作《时空体叙事学概论》的学术目标是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外建立一门历史认知叙事学。这是一个极具难度而备受冷落的学术领地，非得有足够大的勇气才敢于踏进。理论研究常常不得不尽量悬置不确定因素。不确定因素越多，研究难度就越大。索绪尔因此明智地抛开“言语”转而研究“语言”，从语言的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研究，去寻找最具普遍性、也最简明的语言规律。结构主义叙事学就仿效了索绪尔的思路和方法。尽管结构主义叙事学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但是无可挽回地流失了理论阐释力，它无法持存文学的丰富性，在它的理论视野中，文学往往成为脱离语境的被风干的干瘪僵尸。这就注定了结构主义叙事学难以真正深入文学生产的内在肌理，揭示深蕴的奥秘。叙事学要突破自身的困境，就必须另谋出路，注重语境的新叙事学则是走出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因此，鹏程所做出的理论选择正顺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

鹏程是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作为阐释对象来展开自己的探索的。巴赫金是20世纪学术巨擘，其学术思想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宝藏。10年前，还在就读硕士学位时，鹏程的学位论文就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研究》。记得这是一篇出色的学位论文，我虽与蒋承勇先生同为导师，实际上，我却并没有怎么费心。一位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面对相当难的研究领域，能够独立做出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此后，鹏程一如既往地迷恋巴赫金。2012年，他出版了《形式与历史视野中的诗学方案——比较视阈下的时空体理论研究》。这次的“历史认知叙事学”就是在重新阐释时

空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正是深厚的学术积累,使得鹏程有勇气涉足新领域,去挑战学术难题。

为了深入揭示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内在的逻辑线索,鹏程一改传统的研究路径,令人意外地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开始他的思考,从而真正把握到巴赫金思想的逻辑起点、思维理路和思想渊源。当然,这种意外实则必然。语言建立了人与世界的所有关系,决定着人的所有思维方式,因而也就为理论预先设定了种种范型。一旦寻绎出某种理论所采取的语言学范型,往往也就领会了作者的思想实质。这样,从历史语言学到历史诗学,再到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一条明显的学术传承路线及巴赫金的思维理路就凸显出来了。

任何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分类学,也就是说,它必须对研究对象做出区分,同时进行归纳概括,由此找到共性、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形式化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要丧失或部分丧失历史性因素。归纳概括的规律越具有普遍性,其历史性就流失得越多,历史内涵就越稀薄。因此,形式化与历史化似乎是难以兼顾的两极,构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两难问题。这也意味着纯粹的理论研究常常以损毁历史性为代价。

如何才能在理论研究过程保留丰盈的历史性?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区分与概括,而在于怎样选择着眼点,怎样选择分类原则。就如语言同时包含着语法、词汇和语境,对语法的研究往往成为一个纯形式问题,而词汇就难以与语境相剥离,不能不与历史因素密切相关。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注重的就是叙事语法问题。叙事学从两个层面着眼来作分析:其一是对叙事话语的语法做出分类;其二是对故事要素和功能做出分类。即便原本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故事,对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说,感兴趣的仍然是故事的语法。因此,结构主义叙事学不仅因为它注重共时性结构而放弃了历史维度,而且也把自己与语境相剥离了,其历史性因素丧失殆尽。为了纠正这一偏颇,后经典叙事学重新引入语境问题,努力恢复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但是,绝大多数后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焦点受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束缚,仍然紧紧盯住叙事话语的形式问题。

当后经典叙事学把话语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谁说话”“谁在背后暗

中操纵着话语”就成为理论焦点，这也就是韦恩·布斯所说的“修辞的复兴”^①，同时，叙事话语的语境关联也成为不可或缺的要害。从这个角度看，后经典叙事学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它的确重新引进叙事语境，修复了理论范式的历史维度。但是，毕竟这种修复常常局限于叙述话语的形式层面，不能完整展示叙事语义，文学极其富赡的社会历史涵义仍然受到阉割。被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悬置的历史性因素恰恰是巴赫金最感兴趣的东两，他把自己的关注点首先投向叙事语义，或者说，即词汇和语境的关联。

巴赫金对语境关联具有极度敏感的天赋，他曾举了一个简化的例子对话语与情境的关系做出精辟阐释：两个人坐在房间里，沉默不语。一个人说：“是这样！”另一个人什么也没说。

为了揭示这一谈话的涵义和意义，巴赫金努力修复谈话的具体情境。首先假定我们知道说话的语调是愤怒的责备的，但又有轻微的幽默成分，那么，这多少充实了“这样”这个语词的真空，不过仍然未能揭示完整的意义。这就关系“非语言的语境”问题，其中包含三个因素：其一，说话人共同的空间视野（房间、窗户等）；其二，两者共同的知识和对情景的理解；其三，他们对此情景的共同评价。由此共同构成话语“是这样”的语境要素。于是，话语意义就开始显现了：

对话的时候，两个对话者看了一眼窗户，看见下雪了。两人都知道，已经是五月了，早就应该是春天了。最后，两者对拖长的冬天厌倦了。两个人都在等待春天，两个人对晚来的下雪感到不快，所有这一切，即“一起看到的”（窗外的雪花）、“一起知道的”（日期是五月）和“一致的评价”（厌恶的冬天、渴望的春天）都是表述所直接依靠的。所有这一切都由它的生动涵义所把握、由它吸纳进自身。但是，在这里还残留有语言上未指明、未言说的部分。窗外的雪花，日历上的日期，说话人内心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由“是这样”这句

① 修辞学讨论说话者怎样说话才能产生效果，其实质就是话语操纵，是话语权力的施行问题。

话来暗示。

正是从这个简化的话语分析过程中，巴赫金深入揭示出：对于话语阐释来说，语境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离开语境，意义就没有着落，它变得不知所云，不知所踪。因此，巴赫金说：“生活表述无论怎样，它总是联系着作为共同参与者的情景的参与者……表述依靠共同参与者同属的一个存在的生活片断所固有的真实的物质属性，并使这个物质的共同性获得意识形态的表现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的发展。”^①

在上述话语分析中，巴赫金把话语与语境密切联系在一起来阐释，从几个简单、含糊的语词中揭示出极其丰富的涵义和意义，将话语的历史具体性充分展现了。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巴赫金这段文字，就因为他关于时空体的分析是以此为范型的。或者说，时空体研究正是着眼于词汇、语境及相互关系，对时空体的阐释实质上就是上述分析的“放大版”，其基本的思维理路是一以贯之的。鹏程的著作就是试图从源头上揭示巴赫金时空体理论潜在的思维理路。

当然，研究对象一经放大，势必增加了研究难度。在时空体研究中，巴赫金首先抓住了人物和时空体这两个要素，人物就是词汇，时空体则为语境，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并且它们都不再是客观对象，而是经过作家认知和再造而出现在作品中的要素。对于巴赫金来说，最为重要的阐释对象或立足点是语境（时空体）。于是，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活跃在各式各样的时空体中，人物的行动构成了故事情节，而所有一切都是在时空体中展开，并与时空体相互作用的。特定时空体选择了参与者（人物），规定了各式人物的行为方式及相互交集和冲突，规定了故事情节的组构和走向。反过来，人物的行动也促成时空体的转换和变化。如此，我们就可以从人物（词汇）与时空体（语境）交互作

① [俄] 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吴晓都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

用的规则中概括出一整套“语法关系”。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对人物、时空体及相互关系的认知水平存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由此繁衍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谱系。巴赫金就是以此为据，对欧洲小说演化史做了类型和谱系分析，梳理并阐述了传奇小说、骑士小说、传奇世俗小说、世俗小说、传记和自传、牧歌田园诗、民间文学等，从中归纳出各种小说类型时空构造、人物及行动、故事情节诸方面的特征。这就是说，在巴赫金着眼于人物（词汇）、时空体（语境）及相互关系，通过历史比较来揭示各种小说类型特征，归纳出演变轨迹和谱系关系的同时，实际上就给出了另一套有效的阐释方法，一种主要从人物（词汇）与时空体（语境）相互关系角度构建的叙事作品阐释模型，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因素的历史认知叙事学。

在《时空体叙事学概论》中，鹏程不是简单地复述巴赫金的分析论述和观点，而是从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角度深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内在肌理，对时空体叙事学做出鞭辟入里的阐释。从时空体理论最基本的要素开始，他逐次剖析叙事语义与叙事语法的交互关系、“叙”与“事”的交互认知等层面，揭示内含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叙事学化潜势，在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比较中凸显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历史认知，剥露出蕴含其中的历史认知叙事学雏形，并进而归结为建构历史认知叙事学的几条原则意见。鹏程明确指出：“叙事学，尤其是在一个历史认知叙事学视野中，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是相关的，是‘互相需要彼此的’，换言之，在一个历史认知科学中，叙事语义与叙事形式、叙事语境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对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我仍心存异议，但从总体上看，却不乏深刻的洞见和精彩的阐释。

在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面具”是个全新的范畴，它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并且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超乎叙述者。“需要有一个重要的非杜撰的面具，它既决定作者对所写生活的立场（即他作为个人是怎样、从哪里观察并揭示全部这种个人生活的），又决定作者对读者对公众的立场（即他以什么人的名义站出来‘揭露’生活，如作为法官、

检察官、‘书记员’、政治家、传教士、小丑等等)。”^①较之于空洞抽象的叙述者,面具在规定角色身份的同时,也规定了与作品所描述的生活的关系,独特的态度,以及与读者的关系。在面具这个范畴上,我们也看到巴赫金追求历史化所做的努力。

在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做出一点延伸。巴赫金所说面具,其实际意义在于:面具的背后正隐含着社会规约。面具指示了某个特定群体,而构成群体的要素之一就是社会规约。正是社会规约决定着他的行为和态度,决定着他“是怎样、从哪里观察并揭示全部这种个人生活的”,决定着他“以什么人的名义站出来‘揭露’生活”。同时,特定的时空体也同样隐含着社会规约。社会规约的重要特征就是语境性,它只能存在于特定语境中,和语境紧密相随。因此,特定时空体(譬如广场、酒吧、教室或沙龙)所包含的规约就限制着哪些人可能出现其中,同时,也制约着人物的言谈举止,从而引发矛盾冲突和构建故事情节。社会规约是贯通时空体与人物,并决定交互作用方式的关键因素。无论叙述话语、时空体、人物都不能不享有特定的社会规约,正是规约制约着各方交互作用的方式,特别是当诸方所分享的规约各不相同,相互间的关系就更显纷繁复杂。

我们不难从传奇小说、世俗小说、传记和自传、牧歌田园诗、民间文学中发现作家对社会规约不同的认知水平、态度及处理方式。譬如世俗小说就是一个交织着各式各样社会规约的时空体,参与其间的人物都受到规约的规训而成为“世俗之人”,作家则对此深有感悟并在作品中得到表述。传奇是对社会规约的抽象化,或者说,作家对社会的认知还相对肤浅,尚未悟解潜在的规约对人物的作用,因此,无论主人公处在怎样的时空体,经历怎样的事变,却依然故我。传记和自传不仅涉及时空体(广场、私室等)和主人公分别享有的规约,同时还涉及作者所享有的规约与主人公之间的特殊关系,以此确定传记作者的态度及素材的加工取舍。

^① [俄]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吴晓都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

牧歌田园诗则是受到严格限定的时空体，区别于社会结构复杂的都市，田园这一时空体所蕴含的规约是简单、稳定、井然有序的，相互间没有矛盾冲突，人物虽各行其是，却其乐融融。至于民间文学，如拉伯雷小说又意图挑战、颠覆、解构既成的社会规约，追求狂欢化和肉体解放。从这个角度看，巴赫金对欧洲小说时空体所做的分类，就无意中涉及社会规约和作家对社会规约的认知问题。由于社会规约是在社会历史中塑造成型的，它只能寄生于具体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充分体现着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当巴赫金无意中以它作为分类的重要尺度和形式化的主要依据，其理论范式势必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社会历史因素。

在《时空体叙事学概论》中，鹏程的思考是深刻而缜密的，他的学术抱负也已经基本得以兑现。只是在阐述过程中，作者作了太多理论的自我解释，以致妨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就需要读者耐心静心阅读，细细品味。

马大康于洪殿

2017年6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走向历史叙事学的时空体叙事学	(1)
第一节 时空体理论叙事学化及历史叙事学的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时空体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思路	(24)
第三节 时空体叙事学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34)
第二章 时空体叙事学的理论基础:时空体理论后经典叙事学 阐释及其反思	(38)
第一节 时空体理论的语言学及后经典叙事学化基础之一: 类型、比较及整体架构基础层	(41)
第二节 时空体理论的语言学及后经典叙事学化基础之二: 语义与语法的综合	(50)
第三节 时空体理论的语言学及后经典叙事学化基础之三: 语境的认知维度	(61)
第三章 时空体叙事学的第一个层面:叙事语义与叙事语法 结合的规则层面	(73)
第一节 时空体叙事情境语义初始三要素的界面化: 作为词汇语法位的人、时空与动作	(74)
第二节 时空体叙事学的叙事语法与叙事语义交互的初步阐释: 从词汇语法位到整体形式	(85)

第三节 时空体叙事学的叙事语法与叙事语义交互的进一步阐释: 逻辑及哲学层面的论证	(96)
---	------

第四章 时空体叙事学的第二个层面:语境—社会历史的认知层面 及其批评案例	(106)
---	-------

第一节 认知语境与词汇语法问题的接口:“叙”与“事”的 交互认知论理论根源及初步论证	(107)
---	-------

第二节 认知语境的进一步展开:文化与历史化的脚本、认识 图式、社会心理表征	(121)
--	-------

第三节 历史叙事学中形式的生成问题案例论述:以结构主义 叙事学两个案例重释为中心	(132)
---	-------

第五章 时空体叙事学的第三个层面:个案、类型及总体比较维度 及其批评案例	(156)
---	-------

第一节 历史诗学案例的叙事学阐释及其经典叙事学案例的 系统差异	(156)
--	-------

第二节 历史叙事学批评的总层面:从类型学到时空 历史族系学	(186)
--	-------

结论	(207)
----------	-------

参考文献	(210)
------------	-------

第一章

导论：走向历史叙事学的时空体叙事学

笔者的目的是建构某种后经典叙事学或者说一种历史认知叙事学，这种历史叙事学主要通过时空体理论（作为一种历史诗学）的（后经典）叙事学转化而成。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时空体叙事学”，换言之，就是时空体理论的（后经典）叙事学化后的某种叙事学模型。

在谈“时空体叙事学”之前，毫无疑问，笔者需要将时空体理论、历史诗学及历史叙事学究竟是什么讲清楚。

第一节 时空体理论叙事学化及历史叙事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们的研究起点就是申丹教授面对国际学术界的发问，“为什么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学需要彼此？”^① 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学在国外还有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与文化历史叙事学等说法，其实所指大致一致。我们就是试图在申丹教授发问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论述。在内容指向上，有构建一个认知版本的普通语境叙事学或者说一般语境叙事学的意向，^② 即试图建构一个历史认知叙事学。

从建构的方法上，我们的研究，从取向上看，是比较接近在语言学基

^① Dan Shen. “Why Contextual and Formal Narratologies Need Each Other”, in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Vol. 35, 2005.

^② 在笔者目前视域中，历史认知方向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最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础上对经典叙事学进行传统重溯,根据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更接近历史语言学及认知科学交叉领域引领的叙事学。在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描绘的从结构主义叙事学(Structuralist Narratology)到文化与历史叙事学(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ology)的研究趋势中,^①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基于历史语言学的《建构“自然叙事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与我们的方向最为契合。因为,从根本上,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本质上是形式与历史之争,所以,我们的构建相关研究述评主要集中在对弗卢德尼克的细致分析,尤其是她的整体理论谱系问题。

确实,也正如作者自己宣称的,她自己是历史叙事学的标志性人物:“弗卢德尼克则是有机论和历史论的代表。”^②

《建构“自然叙事学”》中,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叙事范式,这个新的范式,是建立在她对英语文学的历时研究上的,从口头语言到中世纪作品、从早期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通过一种历时类型的探索,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希望能打开一个新的范式。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理论,按照其诗学来源,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部分,她试图从“自然”(nature)这个相关术语,建构起一种“自然叙事学”(“Natural” Narratology)的理论基础。这里的三个重要诗学来源,主要包括拉波夫传统、语言学的奥地利学派(与Wolfgang Dressler联系在一起)以及乔纳森·卡勒的“自然化”概念。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承认了自己的语言学出发

① Ansgar Nünning, *Towards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ology: A Study of Diachronic Approaches, Concepts, and Research Projects*, in Reitz & Rieuwerts, *Anglistentag 1999 Mainz: Proceedings*,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0, pp. 345–373. 需要补充的是,后经典叙事学视野相关趋势描述,相关概述可以见申丹《为什么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学需要彼此》(Dan Shen, “Why Contextual and Formal Narratologies Need Each Other”, in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Vol. 35, 2005)。

② [美] James Phelan、Peter J. Rabinowitz 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马海良、宁一中、乔国强、陈永国、周靖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5 页。

点之一是拉波夫,^① 我们知道拉波夫 (W. Labov) 是美国语言学家, 其相关的变异研究为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 他关于黑人英语的语言学研究已经成为经典, 而其关于变异问题的系列研究中,^② 我们已经看到一种非常宏伟的历史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气象。这种语言学对于英美语言学主流传统来说, 似乎颇为另类——尽管, 他依旧是“在共时中研究历时现象”。^③ 但是对于德国、俄罗斯和中国来说, 却是一脉非常重要的语言研究传统。从德国来说, 历史语言学的重镇就在德国, 雅各布·格林、葆朴、洪堡特等学者正是第一批历史语言学学者。在俄罗斯, 自《全球语言比较词汇》问世以来,^④ “民族的自觉和语言科学的兴起相偕并进, 堪与日耳曼诸民族并驾齐驱”。^⑤ 而在中国, 同样的语言传统在李方桂等学者之后, 在国内也是影响深远。所以, 我们看到历时论的叙事学出现在德国, 尤其是德国的英语系, 可能并不令人吃惊, 在上面提到的历史叙事学提出及代表中, 安斯加·纽宁 (Ansgar Nünning) 是德国吉森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系主任,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 (Monika Fludernik) 是德国弗莱堡大学英文教授, 应该说他们的德国英语系学者的身份同时敞开了两个维度: 一方面, 英语系的学术身份使其向叙事学靠近; 另一方面, 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某种历史研究的传统。在莫妮卡·弗卢德尼克 (Monika Fludernik) “自然”叙事学与拉波夫 (W. Labov) 的语言学—诗学关联可见一斑。尽管,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是, 他们英语系的身份及经典叙事学的残留, 在很大程度上会使他们更亲近结构主义历时

① Monika Fludernik,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0.

② 见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1973) 以及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 Internal Factors* (1999)、*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2: Social Factors* (2001)、*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2005)、*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2006)、*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3: Cognitive and Cultural Factors* (2010) 等著作。当然,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 拉波夫的研究依旧是在共时结构中研究变异的。

③ 王寅:《认知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历史认知语言学》, 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6期, 第925页。

④ [丹麦]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 黄振华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第55页。

⑤ [丹麦] 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钱晋华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第39页。

语言学，这将使其在许多理论问题上，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

同样，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自己宣称的与沃尔夫冈·德雷斯勒（Wolfgang Dressler）的关联^①，也是能回溯到某种语言的历史比较模式，尤其是历史形态学的模式。我们在浏览 Wolfgang Dressler 的著作^②以及查看他参与组织编选的一系列和形态学（Morphology）相关的会议论文集中^③，可以看出其浓厚的历史形态学的研究背景，而这，恰恰是与历史语言学中的历时形态学研究传统，是相互并行的。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宣称的第三来源是来自乔纳森·卡勒的自然化，^④国内翻译者盛宁先生是将“自然化”翻译成“归化”，这个翻译很巧，一下子将其中注重程式的层面表现出来了。卡勒认为：“如果我们不想面对那不朽的铭文目瞪口呆，我们就必须把奇特的、形式的、虚构的成分转化还原，或归化（naturalized），使它们纳入我们的视野。”^⑤卡勒指出了在阅读的这个过程中，体裁与程式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恰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传统注重体裁与程式（当然这个学派在此基础上同时也很注重变异，注重变异系统是如何扩展并维护发展整个原初系统论述^⑥）有密切的联系。正是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基础上，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发展了自己的形式主义文论。因此，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语言学影响下的历史诗学中去。正如伊戈尔·奥列格维奇·沙伊塔诺夫所说，形式主义者是历史诗学传统下的一种新发展，正是在历史诗学的方法影响下，“整个儿

① Monika Fludernik,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3.

② 如 *Leitmotifs in Natural Morphology* (1987)、*Contemporary Morphology* (1990)、*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comparison* (2000) 等。

③ 见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的一系列论文集，如 *Morphology 2000: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9th Morphology Meeting, Vienna, 24 - 28 February 2000*, *Morphology and Its Demarcation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1th Morphology Meeting, Vienna, February 2004*,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Morpholog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3th International Morphology Meeting, Vienna, February 2008*, *Morphology and Meaning: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5th International Morphology Meeting, Vienna, February 2012* 等。

④ Monika Fludernik,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4.

⑤ [美]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⑥ 这是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弱项。